

# 泰國研究

編主泰陳

0060

## 泰族建國于暹羅——初期之泰國史

(三)

陳禮頌

藍甘亨皇嗣後所以建國藍甘亨大帝之傳號者，蓋皇乃暹羅自史以來，特出之烏維德將也。在位逾四十載，使苦門中之成可太皇朝，蔚成強大國家者，藍甘亨大帝之豐功偉績也。皇薨，其時如下諸縣城悉歸之，其中請為藩屬者有之，或為臣民者亦有之，若卑利(Phre)，喃(Nan)，豐帕邦，畢桑奴祿(Pisanulok)，羅蘇祿克(Lomsak)，威恩府(Wiang Chan)，那空素旺，素旺蒲彌(原註)，叻丕(Ratburi)，碧差武里(Petchaburi)，那空是實瑪力，拉亨(Raheng)，密密特(Mesot)，廷那塞林，塔烏梭，馬他邦，東呀(Taungu)，碧古，以至孟加拉灣，與平今日無從確認之其他區域。

原註：即素攀Suphan。

吾人惟不應即認藍甘亨皇實施其統治于以上所有諸地。例如其時蘇攀皇子已隸於強盛，羅富里(Lopburi)之泰族皇，與乎阿育地亞古地(二地之皆為藍甘亨皇之親戚)二者，一為獨立國，一則臣屬於其皇。吾人讀中國史，得悉一二八九年，南至成可太之泰族國，其時曾遣使詣中國(譯者附註)。中國史稱其國為「羅解國」(Law Kok)，並稱其國後曾征服成可太，是成係羅富(Lawo，原註)也。

譯者附註：時元世祖(忽必烈汗)至元廿六年也。

原註：現名羅富里Lopburi。

暹羅東部包括尖竹汶(Chantabun)，仍臣屬於其皇。其時西北獨立國有二，曰蘭那泰王國(Kingdom of Lan-natai)，包括昌邁，那空喃邦(Nakon Lampang)，喃奔(Lam Pun)，昌萊，昌盛，與乎現時之耿東族國(State of Kengkong，後稱馬勒勒K'emarai)；其次為蘭羅小面實可畏之拍堯領地(Principality of Payao)。

關於藍甘亨皇朝之大事記，吾人所知者至多，一都係得自補甸史料，一都則得自中國史料，其另一都則係由於業經發現之碑銘。

藍甘亨皇得勢於碧古之時，其兩境甚為興盛。馬他邦與阿廷馬(Olienna)之補甸，抗命補甸皇他騰被耶氏(Takap Yemi)，遂見逐於補人，奔逃羅，並失忠於藍甘亨皇，以是立得復樹其

勢力於馬他邦。會其時之補甸尚屬無組織之政府，故對此事無進行干涉。前此有擇族探家名莫加實(Monado)者，卜居成可太城，後得暹羅皇之寵幸，暹羅皇且曾受其所進之白象而有之。據稱，此即史上所載之第一頭暹羅白象云。

值藍甘亨皇出征其屬之時，莫加實僑公主(藍甘亨皇之女)私奔，逃至馬他邦，蓋莫加實乃本地知名之士，其先曾居此業而故也。嗣後叛阿連馬，刺殺之，並自立為馬他邦之統治者。後與碧古皇爭，敗之，遂自立為皇。仍失忠於暹羅日恩人藍甘亨皇，表示臣服，以固其地位。一二八六年，暹羅皇封之為昭華魯亞(Thao Fa Rua，原註)。

原註：補史稱之為華勒魯 Wareru。據稱，暹羅皇曾以白象一頭賞贈。此事未必盡然，蓋暹羅皇斷不致以白象贈予諸藩屬也。

藍甘亨皇一代之有趣特點，厥為有接與中國發生政治關係之開端。忽必烈汗晚年乃與其先以前以為無需征服之鄰邦修好，以養其兵力。一二八二年，有中國官員，名曰霍朝基(Haw Chao Chi)者，至成可太，會商中暹友好條約。一二九四年，藍甘亨皇且曾親往謁見元世祖，顯皇此行曾有日記！吾人始可斷定此行必能使皇滿意，蓋皇嗣後復於一三零零年二次詣元庭。皇此次並携中國匠人以歸，遂開創馳名之沙灣印祿陶器業，其時之產物，尚可於收集古物者求之。藍甘亨皇末次遊中國之時，並未面見忽必烈汗，蓋年邁之元世祖，已早薨于一二九五年矣(原註)。

原註：參見丹隆親王為御筆版本暹國志所撰之導論(Introduction to Royal Autograph edition of Pongsawadan)頁九二—九五。一九一九年出版於曼谷。

藍甘亨皇維持其對於蘭那泰(昌邁)皇，與乎拍堯皇子諸北鄰鄰邦之睦誼。

蘭那泰孟萊皇產於昌邁，其時適湯羅皇朝建立於成可太(一二三八年)一碑史所載，則稱孟萊皇係于神奇環境中誕生者，生而賦有神力，具半神之性質云。總之，皇必係一非凡之人物。初年轉居昌萊城，歷治數載。一二八一年轉居古地，治之。號為哈里奔(Haripunjai)，後為蒙族皇朝所統治，淪為其屬皇之屬國。原建喃奔為都，仍未能滿意，遂於一二九零年，另建維羅甘干(Wiang Kankhan)城，其遺址可于距昌邁五哩之地見之(原註)。其地易罹水患。當今之昌邁城則成立於一二九六年。

原註：接近昌邁城址，似有一更古之城市，有等權威作家，咸謂其城之名為拉綿(Lamang)。寺宇之廢墟，即先前所謂則約寺(Watchayot)，其寺之年期當溯至孟萊皇以前之時代。

昌邁獨立之初，孟萊皇遊藍甘亨皇，與拍堯皇子坤昂益(Kun Nam Nung)，合力選擇適宜之地點，其事誠輕而易舉，蓋其所遊諸之兩位顧問，皆曾開有一疆地，謂其地曾發見白鹿鹿及白鹿鹿(Harindar)各二，尚有白鼠一，暨小白鼠五云。如此佳兆，殊未可輕視，於是遂就其地，建立昌邁城。

戊 戈 泰 古 城 考 (五)

陳 鏡 素

日 落 方

在未實地調查這方的各種古蹟以前，得先翻查一下書籍，以便決定應搜查的地點，並按着方，着手一現在先着手於西面，依照着坤藍甘烹皇所定的次序。在這位君主所刻的石碑文裡，有這様子提述：「在這邊戊戈泰城的日子方（參閱譯者註）有古亞蘭（亞蘭）（原註一），係坤藍甘烹皇賜予經已修完三歲壽慶，較這城裡的祖師更了解原理的僧正長老的。各人皆來自是貧嗎叻城。在「亞蘭」的中央，有一尊佛堂，它非常巨大而高，美麗輝煌，有一尊立身的大佛像。」再查閱戊戈泰石碑文第 柱的譯文後，曉得總督專供拍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的寺院，係建在戊戈泰城後方的芒菓林（Mueang）裡。既獲得了所述的輪廓後，即出而搜查各處古蹟，由該城垣的部份邊起，而至於較遠的地點。

最靠近城垣的西面右邊，就是芒菓林寺（Mueang）。由靠西的城門出，離城外層城的溝渠，即有類似拍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的寺院，有通到芒菓林寺。這條路必在僧正來時所建造的。這寺，着座禮拜堂，柱係用圓形的鐵鑿土堆疊而成的，似乎非常堅固，後在禮拜堂的西面還有地基，高出地面，圓圍，連形；基係三呎長的正方形，四角皆豎有柱，係大約二呎的方正柱，基上仍堆有磚土，依推測在中必有供奉佛像的尖頂佛堂。禮拜堂與這尖頂的佛堂毗連，因所遺的牆垣可看出。旁的走道頂，那尖頂的佛堂係用磚建成的，禮拜堂則用鐵鑿土。據此必非在同時所建造的。這個尖頂佛堂必在後來才加建的。惟無論如何，仍可使人相信，在石碑文第 柱裡所提及的芒菓林寺，必在這種無疑。這道理如非實地，決不致有這麼堅固的陷由城裡通到的一離別這理，路就消失了。詢問這理還存有芒菓樹否？悉已無存。因此那原來的芒菓樹必屬於人家的，明言之，即係把芒菓樹種植在那裡的。這大概是坤藍甘烹皇在位時即予以種植的，因在石碑文第 柱裡面，亦有多處提述及芒菓樹；而且必利用這芒菓林，作為戊戈泰朝拜主恩恩和心樂的場所。降下拍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的時代，亦非常喜愛這場所。在傳記者技師給必拍嗎菓堂，(Mueang) 拍嗎菓堂，(Mueang) 拍嗎菓奴甘，(Mueang) 拍嗎菓哇拉勿，(Mueang) 拍嗎菓哇拉勿(Mueang) 像其工尊：完竣後，即諭令供奉於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神廟(Mueang) 內。作為芒菓林區的佛堂(即)所以在此編編島方面莊吉城請來了拍嗎哈砂美僧正以及其他高僧徒，擬賜地為莊在地，乃將皇所愛好的芒菓林撥出應用，並諭令建造各種宿舍及殿堂。該僧正駐定後，對佛教起了堅強的信念，於是削髮皈依佛祖，而且在芒菓林出家。這些事蹟，在戊戈泰石碑文第 二柱裡有記載。不過有一處引起懷疑的，就是石碑文裡說：「皇傳令工匠在戊戈泰東面的芒菓林內建造宿舍及殿堂。工匠將地面磨平後，即加鋪細砂，一如拍嗎菓奴甘神力的建造。一依所記載的，這寺必其偉大，然而除了禮拜堂和尖頂佛堂以外，則一無所存，究是何因？答案當然是皇未存心建造永遠的寺院。拍嗎哈砂美僧正之來全屬暫時性質，同時皇自身的出家，也是暫時的，因此宿舍及殿堂必全屬用木建，以備拆卸時便利，並可使該地恢復以前的現狀，成為遊覽的場所，祇留下 座禮拜堂作為後世的紀念吧了。

殿堂。工匠將地面磨平後，即加鋪細砂，一如拍嗎菓奴甘神力的建造。一依所記載的，這寺必其偉大，然而除了禮拜堂和尖頂佛堂以外，則一無所存，究是何因？答案當然是皇未存心建造永遠的寺院。拍嗎哈砂美僧正之來全屬暫時性質，同時皇自身的出家，也是暫時的，因此宿舍及殿堂必全屬用木建，以備拆卸時便利，並可使該地恢復以前的現狀，成為遊覽的場所，祇留下 座禮拜堂作為後世的紀念吧了。

離芒菓林，過去約六生遠，發現了總督專供的寺院(Mueang)。這裡有着像佛堂的建築物建立在四方形的基上，每邊約有五呎餘，有八柱。即每角 柱，在柱與柱之間再豎立一柱，這些柱全屬鐵鑿土所建，柱係被鑿成洞口式的長方形，大概是用為加上雷框的，前面有二個門供出入，形式奇特，很像空空的蓮形。其高度不若高塔，這種形式和所見的各佛堂或尖頂佛堂不同。拍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的寺院，供奉上述九尊神像的神壇。拍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的寺院，供奉上述九尊神像的神壇。拍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的寺院，供奉上述九尊神像的神壇。

坤藍甘烹皇的「亞蘭」，係是引人神往的去處，而且可作為一施捨一般已講完三歲壽慶的僧正；長老，學者一的，所賜給僧正和長老的，必包括這個芒菓林地。所以，拍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的寺院，供奉上述九尊神像的神壇。拍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的寺院，供奉上述九尊神像的神壇。拍嗎哈砂美僧正寄頓的寺院，供奉上述九尊神像的神壇。

泰 國 史 地 叢 考 (八)

棠 花

重元卅一年(一二九四)詔諭暹王敢木丁來朝，或有故，則令其子弟陪臣入質，(引證七)此年頭坤喃甘亨(即敢木丁)登位已十七年，詔諭暹王來朝，則尚是詔諭，並無下文，中國史書似未考出有坤喃甘亨躬親入中國會見世祖之記載(？)但間有西文史及泰文史多載坤喃甘亨於佛曆一八三七年(一二九四)年，即重元卅一年(一二九四)年(一二九八年，即大德二年)親入中國，若以所載年度計之，則第一次與世祖會見，第二次則與成宗會見，泰史之記載且謂由王之入中國，始將中國之陶器製造法傳入泰國，由王親借中國之陶器師返泰，及今彭世洛府之陶器製造何遺蹟迹云，此紀述不見泰文古籍如北史紀年或坤喃甘亨王之石碑，近世史書始載之，當係採輯自歐西文史書者，不知歐西文史所引此種紀述有誤否，伯希和所撰歐元代之暹羅解如上各引證條均無之，然世祖時代，西國傳載，且有詔諭坤喃甘亨，則坤喃甘亨之入朝殊有可據，但未發見國史有此種紀述為真耳。